

台湾香港新诗窗

古苍梧诗选

XINSHI CHUAN
TAIWAN XIANGGANG



四川文艺出版社

7
9

责任编辑：张 扬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杨 桦
作者画像：李忠翔

书名 古苍梧诗选
选编 周良沛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7年2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48

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875

印数 1—4,600 册 字数 36 千

标准书号：ISBN7—5411—0051—10/I·52

统一书号：10374·337（压膜本）

定价：0.82 元

B2 38/44

目次

渡	1
登 楼	3
雨 夜	5
二十五岁见雪	11
第二次见雪	13
别	16
雪月吟	18
小 唱	20
幸福村	24
雨 声	33
美好的时光	35
昙 花	38
电 族	39
冬 夜	47
无 题	50
广 告	55
鱼	57
风雨未休	60
铜莲说	62
太平山上，太平山下	64

天长地久		69
赠——一位久已相识而初次见面的台湾朋友		71
雨夜别		73
琴 声		77
海天之间		79
湛蓝的寂寥		82
古苍梧访问记	姚启荣	88
风格·意境	林年同	114
集 后	周良沛	123

渡

想摇过湾那边
听听潮打荒堤的声音
像去年
船
却搁浅在沙洲上

算了罢
据说浮屠
不三宿桑下
怎么我
就没有一剪的潇洒？

多羡慕你呀
划船的高手
桨落水中
总是不起浪花

1970年

登 楼

一拉开窗帘
满城的灯火
都飞进来了
恰似萤光点点
我晓得
必有一盏正照着你
在路上
或别的地方

城市
何其寂静

却仿佛闻见
雷声
拿起电话
想告诉你一场风雨
即将来临

终又废然掷下
因为你会毫不在乎的说：
这算甚么？

1970年

雨 夜

灯烬后

雨水便从窗外默默的淌进来

一张脸在微笑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只
手

握着一只手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具人
体

在雨水中缓缓地溶去不知是你的还是我
的

一个声音在说我爱你我爱你

雨歇了

你依然

窗外鸟声声

1970年

附：

新诗要不要标点？

李毅 卞之琳 古苍梧

—

卞之琳同志：

我是个诗歌爱好者。读了一九八二年第七期上您的《读古苍梧诗集〈铜莲〉》，有一陋见，想提出来与您商谈。

我认为您对第32页上的几行诗的断句标点并非准确，依我看来，下面的断法更能体现作

者的意图：

一张脸在微笑，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
一只手握着一只手，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
一具人体在雨中缓缓地溶去，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
一个声音在说：
“我爱你，我爱你。”

如果您以为我的这个断法不如您的，请不
吝赐教。……

李 毅
八三、三、二十二

二

李毅同志：

《读书》编辑部转来信收阅，谢谢。您说

的也有道理，我认为值得请编辑部考虑发表。

既然公开，以防读者一时找不到〈莲出于火〉，读古苍梧诗集〈铜莲〉，一文中我所引的这节诗原文和我的断句和前后按语，我把有关的部分先抄录在这里。

借鉴西方现代诗，适当吸收外来语与句法，是不仅可取，而且有时候是必要的，忘本，破坏祖国语言，自又当别论。至于“五四”以来，引进新式标点，是出于时代和科学的需要，不存在合不合民族形式问题，事实已证明如此。取消标点，在一部分西方现代诗当中，早已经不是新花样了。我不怕被称为“头脑僵化”，敢说是故弄玄虚。这种办法，先是在台湾，后来在香港，现在在内地，仿佛也成了一种风气。〈铜莲〉集诸诗也还保留了这点“时髦”余痕，我认为是美中不足。……

而且思想、幻想、感觉、感情，如实移到纸面上，桌面上，琴键上，舞台上，不等于艺术。诗不等于仅仅写出来，印出来看的，看写成和印成一团就能表示一团的感受。〈铜莲〉

第一辑〔早期作〕诗中有这么几行：

一张脸在微笑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只手
握着一只手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具人体
在雨水中缓缓的溶去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
一个声音在说我爱你我爱你

看起来真是浑成一团。这样排列，是怕加了逗点以至句点就把意思隔断了，那才是形式主义。比西方一些现代诗更现代化，“先锋化”，倒是我们过去写印旧诗词，不仅不用标点、符号，而且不分行。我认为至少不必如此。我们试把这四行还照原文原意，另外分行加标点，排列一下看：

一张脸在微笑。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
一只手握着一只手，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具人体
在雨水中缓缓的溶去；
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一个声音
在说“我爱你，我爱你。”
这在行文上不就很清楚了，又无碍于意

境的朦胧？

这样您在这节诗中着重了叠句“不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着重了“脸在微笑”、“手……握着……手”、“人体……溶去”、“声音在说‘我爱你，我爱你’”。换句话说，如果您不怪我歪曲，您着重了诗中事物的朦胧，我着重了诗中朦胧的事物。我们共同的可能是需要句读，需要标点，要不然谁也把握不住诗人要我们怎样念他这节诗。

卞之琳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

二十五岁见雪

流浪了二十五年
云 终于像木棉那样
一丝丝的散落下来了

我张开手臂
迎接它
像迎接自远方归来的游子
我是那父亲
年轻的时候
也曾厌倦过山
 厌倦过水

厌倦过花草树木
城市和人群
也曾向往过悠悠的穹苍
当我尚未了解那湛蓝背后的寂寞

可是云，我的孩子
你怎会变得这么苍白？

正待抚它、吻它
掌中竟满是血：

无色透明，而且冰冷

啊！
归来的不是云
乃是云的魂魄……

1971年

第二次见雪

趁着残余的天色
读母亲自故乡的来信：
爸爸看了西医
病还不能根治
肺部积水过多
影响心脏
足肿，不能走动……

窗外
铅云压着铅云
拿起笛子想吹